

薪火相傳：和年輕語言 教育學者互動有感

劉顯親*

時光飛逝，轉眼間我已成為大學語言教育界的老兵，在此崗位走過十九個年頭。猶記剛進清華大學，第一次準備撰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時，我敲了一下隔壁研究室連金發老師的門並說明來意，我的好鄰居，得過三次傑出研究獎的連老師，馬上遞過來一份他自己過去獲補助的研究計畫書給我，並仔細說明一些撰寫重點，當時受益良多，奠下日後屢獲補助之基礎。約兩年前，我參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的「年輕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」計畫，陸續輔導過三位高教老師，自覺這不僅是義不容辭之事，在與他們互動過程中也獲得許多喜悅。筆者不揣淺陋，野人獻曝般將自身當研究生學習歷程如何獲益，進入大學服務後如何與學界資淺或年輕學者分享心得，在文中細細道來。

回想自己在美求學讀研究所期間，除接受課程上教誨，兩位在美之碩博班指導教授也如父執輩般循循善誘，深富教育愛及責任心，逐步帶領我進入學術殿堂。我碩士班的指導教授是一位和家母同齡的女性，她自己雖在生涯晚期才進入學界，用功程度卻一點都不輸年輕人，她做學問的態度及方式成為我終身的典範。出席學術研討會是研究生一種頗重要之學習方式，初入門學生自身尚無研究成果時，往往不知應否參加研討會或參加那些研討會方可獲益。我的指導教授每年參加幾項研討會，每次都會帶我出席，雖然當時我尚無論文可供發表，但在研討會中親炙各方大師風采，也算是種潛移默化的密集式學習。我碩士論文採取質性研究，指導教授不厭其煩，多次陪我確認錄影帶上的資料及我聽寫、分析的部份正確無誤後，才讓我進行下一步，這是我在學術研究方法上極為重要的收穫。我博士班的指導教授知道我獲清華

*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

大學聘任時，積極配合我趕論文進度而在七月三日做論文口試。他很驚訝我竟選定美國國慶日前一天進行論文口試，也在口試後告知其他委員，我在論文大綱通過後不到一年就完成論文撰寫，實在令人驚喜。這不僅是因為自己密集工作，指導教授的關懷及全力協助也是論文得以及時完成的重要關鍵。總的說來，每次交給兩位指導教授我的論文章節，他們必躬親修改，寫下詳盡的建議及修正意見，並儘速歸還讓我繼續改進。凡此種種都成為我今日指導研究生及和年輕學者分享的準則。

我在2001~2004年擔任清華大學外語系系主任期間，對新聘甫獲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，也都仿連老師對我的指導，逐一親自面談輔導研究、發表乃至撰寫申請出國進修計畫書。我提醒他們必須參與國內外研討會，以貼近學界脈動。寫研究計畫、出國進修計畫，在技術面除提醒一些撰寫重點，大半評審重點仍在申請人過去研究成果，依據該申請人長年努力，評審能決定國科會是否應「投資」該專題研究或出國進修方案。當時本系有兩位同時進來之助理教授，有一位似乎一點就通，每件國科會申請案都能通過，可惜後來因個人不得已之因素，致使研究工作暫時較無進展。另一位留在本系，雖非每案都通過，但自己慢工出細活，發表了三篇SSCI期刊論文，也成功升等為副教授。只是他淡泊名利，短期無進一步升等乃至擔任學術行政工作之企圖心，發表進度較慢，只能說人各有志。直至今日我自身雖無行政職務，也一直盡己所能，幫忙新進同仁。

在參與國科會人文中心薪傳計畫之前，苗栗聯合大學校內辦有類似「薪傳」的計畫，由校方及老師分擔費用，我也幫助過兩位資深講師。我深覺校方立意良善，也提出資源及具體方法（目前清大人文中心利用五年五百億計畫也有類似做法）。由於聯合大學兩位講師未受過博士班整套正規訓練，平日教學時數也遠比一般公立大學教授高出許多，這過程雖長（一位進行一年後，去澳洲唸博士學位；另一位已過兩年多仍在進行），但是十分困難，績效不彰。因為他們多半以論文發表期能以著作升等為目標，加上自身年齡較長，有時也不免採短線操作。經歷過博士生求學經驗者，除了學術訓練，在學校駐校乃至和學界人士互動薰陶，是成就一位學者不可或缺之養份。聯合大學第一位老師已在進行博士學位研讀，研究方法上資料分析能力較弱，目前正在加強中。另一位則較具國際研討會發表經驗，然而，語言教育學門很多國際研討會未必會收錄乃至審查會議論文。該老師一直思考如何將某一研

討會論文改寫登上SSCI期刊（有利他提出升等），並打聽那一期刊容易刊登乃至審查時間較短（這其實是我常在不同學術社交場合碰見之問題），然而他在國內或其他國際期刊上尚無投稿刊登經驗，我真不知如何一蹴可幾？他終於找到一份「較容易登上」之SSCI期刊，投稿過去卻被退回，我建議修改後再找次一級期刊再投，因為我自己也一直長年在走這些過程，但他放棄了。這絕非單一個案，在我觀察校內外老師群裡，這類例子比比皆是。我希望身為學術中人，千萬不要放棄自己。發表可以慢，但完全不再去碰，就永遠放棄了。

兩年前，人文學中心之「薪傳」計畫前後有三位老師來找我，她們來自科大或私立大學，和清大相比，教學乃至服務負擔都比較繁重，資源也相對較少。然而，我們都維持定期會面討論。內容含計畫書之討論以及著作發表管道（含選擇合宜之研討會及期刊）。她們三位都頗具進取心，也很巧合地都自美國甫獲博士學位回國任職，因薪傳計畫僅為期六個月，且需長途跋涉到新竹來。有位新進老師已有行政職務，進度便稍微落後。然而，每次她仍就擬進行之計畫和我討論，使研究設計更加完善。因私校圖書較不足，她也會藉來訪機會，瀏覽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館藏，挖了不少寶供她加深加廣計畫內容。該研究主題牽涉發展一套網路英文學習教材以及進行教學評量。我們討論的面向，含如何設計能滿足擬探討之變因。也就是說，教材內需有特定活動或內容具體展現某一變因，後續教學評量才能據以檢驗。該老師專業背景是教育科技，因目前撰寫的是英語教學計畫，因此需要在文獻及背景知識上多研讀。清大圖書館內的藏書幫她不少忙。

另一位年紀最輕但最有組織力、思考最細膩的老師，能將每個月進度規劃成六七小項，如某一想法將形成某一篇論文，投到某研討會；另一想法寫成年底國科會計畫書，另一項則應自博士論文中寫成單篇論文，投稿某期刊等等。我幫她看過國科會計畫書，給過意見，希望能聽到該計畫獲補助的好消息。她研究的主題，是應用教育理論於英文教學。

第三位是資深講師甫獲博士學位後剛升等為副教授，年紀稍長，教學時數頗多，但該系內部組織上的問題更困擾她。至於研究方面，由於她在博士生階段已有發表論文經驗，在我們薪傳計畫近結束時，她也和我在*Language Learning & Technology*同一期期刊分別各發表一篇論文(<http://llt.msu.edu/vol11num3/linchen/default.html>)，該期刊收錄在SSCI（社會學引文索引），是「語

言教育」類（屬語言學類）中影響指數最高之期刊。這是我們在薪傳計畫中最有具體成果者，當然該論文早在薪傳計畫開始之前已撰寫好投出去。此副教授已獲得一項國科會計畫正在進行，她主要討論議題都集中在如何分析語料。和前一位相同的，是她也出身教育科技背景，對英語教學資料分析有一點隔閡，但她自行研讀及搜索範圍已大大縮小到二到三種方法。凡此種種，顯示她是比較有經驗、準備較好之學者。她也在期間獲該校聘任為系主任，因行政事務影響研究，雖個人主觀意願低，但該系也無其他更好人選。她對無法專注研究深感遺憾，將在今年八月獲聘到另校任教，希望新環境能讓她專心研究，再創佳績。

三位年輕學者在個別學習進程乃至自身程度深淺及自身經驗、能力、年齡都大不相同，唯一相同之處是上進心很強，也主動挖掘並知道應用資源，獲得研究補助。學術成就絕對是長期累積的成果，通常不是三個月、半年乃至一年內能立竿見影。身為資深學者的我，如對他們有任何貢獻，真的只是適時指點，成功主要在他們自己努力。我自己所能提供年輕學者之建議大同小異，只是針對不同之個性及學習階段而略有差異。在互動過程中，我了解年輕人目前在美不同學校之養成過程、獎學金分配、在台任教情況。我常常告訴他們，自己所處的時代，競爭情況不如他們激烈，我是比較幸運。但我自己一路走來，也看到週遭同期學者當年不夠積極研究，乃至後來教學及研究生活辛苦許多。如能深切了解研究和教學無法脫勾，如不想在高教場域被淘汰，持續在研究上下功夫是必要的。也唯有如此，才不會在學術成果乃至整體生態上進退失據。

目前國內年輕學者均面臨比老一輩更嚴峻之研究升等壓力，例如清華大學新進助理教授必需在六年內晉升至副教授，不然就需離職。本系教學時數平均低於它校教師，資源及同儕競爭環境均優於它校。然而，同仁雖平均成就略高於一般大學，也有助理教授研究表現較緩慢者。在「語言教育」領域，研究發表確實需要學習及時間。我們可以理解，由研究生轉換成大學教師，面對新的研究教學要求，需要調適期。然而，學習是一持續過程，大學要求教師應進行研究，因為研究的確和教學息息相關。研究沒有進展，相對令人懷疑他的教學品質。有一種現象是，當身份由研究生轉為教授時，他忘了學習乃至研究發表之重要性，一頭栽入教學（尤其是研究所課程）、指導研究生論文上。人文學科如語言教育，研究生能協助研究發表之面向比理工

科低（如果比文史高一些的話），共同發表並非不可能，基本上主導的人要有一定訓練及功力。如果獲博士學位後仍久無獨立發表之期刊論文，一味等待研究生幫助，無異緣木求魚。另一種現象除無發表外，還認為自己能處理多面向的研究主題，東試西試，缺乏系統性之專注研究，也自然無法累積成熟研究知能，發表重要論文，轉而投向研討會論文。「語言教育」研討會之多，在台灣人文學科中應可排第一二名，會議多、論文需求量便大。雖不能說全部研討會論文均無價值，本系的確在助理教授升等辦法上要求至少需三篇期刊論文才能提出，因為研討會和期刊論文品質確實有差距。

會希望透過人文學中心薪傳計畫以提昇自己實力的老師，不僅具進取心也虛心學習。由於期限僅六個月，每人研究狀況及進度不同，成果不一。我個人的觀察，是他們多少有些成長，這不單單是我們面談分享種種經驗的成果，更在於他們對研究工作有正確的努力方向，自己能省思、持續努力、不斷成長，經人一點，假以時日，便能起飛。相對於身處著名大學卻久無學術研究表現者，足可讓人反思學術訓練、研究觀念及努力、乃至於價值觀及個人時間管理等各種問題，也可在在解釋為何別人能？我們為何不能？

民國七十八年我因為進入研究型之清華大學，許多不同學門的優異典範在我身旁，加上清華提供種種鼓勵學術研究的措施，使得自己兢兢業業，終能有一點小成就。此外，自己個性喜歡和人分享、互動，也在學界交了不少朋友，能將先前所獲種種養分傳遞給年輕同仁，是自己最感快樂的事。

我對國科會並無具體建議，僅提出一些淺見。國科會薪傳計畫對年輕學者頗有幫助，我在輔導過程中從未聽聞他們有任何抱怨，我自己也覺得過程順暢。我未參與過薪傳計畫審查工作，自行揣測國科會的補助原則是，雖然資源不多，期限也不長，以能協助越多年輕學者越好。總之，藉由薪傳計畫播下一顆良好種子，同時也需依賴時間及其他有利養份讓年輕學者成長茁壯。